

黃石齋先生文集

黃石齋先生文集卷之十

說

治歷說

凡治歷只明日分斗差二事日分既定則氣朔星纏可得而考孟子所謂坐致千歲者也漢曆四分之二百餘年而差因有以斗差減日分之說自何承天至郭守敬十餘家通有增損曆家以爲長談卒無確據徒觀日食淺深星纏疎密隨時增減而已其實歷有至理皆出于易古人以易爲曆夏殷周皆用之凡易積爻成歲日月相差以分氣朔近而七年遠而六十年又遠而五百十一年又遠而

四千三百六十九年交半分中以爲贏縮日分斗差各有盈縮月行於一月之中日行於一年之中天行於四千三百六十九年之中皆贏而縮縮而復贏疾而遲遲而復疾今人皆知月分朔望之有遲疾日行冬夏之有贏縮而不知斗差二千一百八十四年前後之各有贏縮遲疾也此事不明千歲日至不復可定日至不定則算曆者猶之推磨量黍逐年安排而已譬如一日萬分以四分之爲二千五百分漢末已覺太寬魏晉諸儒量減日分自八十分至百二十稍密矣然而終無的據至元辛巳而后減至二百七八十分必如郭守敬二百年消長一分之說則

是上萬年當加百分下萬年當減百分以何時爲底止是
日落量影挨長無極也今攷唐虞日至在虛危之間殷周
日至在天龍之首漢初日至在斗牛之際我明初興在箕
八九度間今二百七十年日在箕三度則是大槩斗差六
十三四年而差一度每年斗差只得一百五十六分積六
十年而滿萬分斗過一度也郭守敬用祖冲之之法上算
百年加一下算百年減一然至今曆漸贏斗分漸闕自春
秋距今二千三百六十年已過二千一百八十四之限限
外尚餘一百八十年又八盈曆一分有八過此漸盈復還
四分之舊非謂上算日長下算日消也大統曆與今泰西

曆都無得失只是隨時損益看日食星纏因爲高下無敢立爲日至定分限年贏縮者卽使百密千親何關曆理大抵曆以易爲本以春秋爲用易四千三百六十九年半之而盈縮更端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以十八乘之而食數更起郭守敬自辛巳上推春秋日食得二十七八何可輕詆先年徐李諸公右泰西而左守敬邢魏之學右守敬而左泰西究竟以大統損益而食纏上下不甚差池何必謂四嶽之內天中以來皆無寸管可窺白日乎先年見徐玄扈先輩便進易爲曆源之說渠只搖頭云易自是易曆自是曆渠只見大衍二統粗剽皮膚不關推步耳又言斗分

合有盈縮猶月行之有遲疾渠猶沈吟謂今已行之不知
今誰行者及至余談五百一十一年曆行退縮無復餘分
斗差每年一百五十八分強每六十二年而差一度未嘗
不心懸其說然徐先輩以祖冲之大明曆爲本祖冲之居
于江左太春秋斂千年于四分曆上僅減八十餘分卽以
百年一分加之距今千三百餘年只加十三四分爲斗分
九十五六分耳如何可用見今庚辰辛巳曆比隆萬間曆
有用二千三百九十八分者有用二千四百餘分者如此
則斗分漸狹當百年上下日纏始差一度自唐虞至漢千
五六百年何以遽自互枵涉于斗牛漢距今一千八百餘

年何以牽牛遽躋箕首動移五六十度乎必如隆萬舊曆
有用二千一百八十九分者則斗分已三百餘分不過三
十二年便移一度此自梁天監間用之非久漸差何可定
乎當知日法初無四分斗差實有定法以四分之曆損其
日行之數爲二千一百四十四強是日行之定分益其斗
轉之分爲二千三百一十分是星移之實數以二千三百
一十爲體以一百五十八強爲用中空三十分是盈縮疾
遲之極差也其法但以易一晝積而上之至十八晝爲十
八變得二十六萬二千一百四十四爲六十歲之實歷又
以七十二乘七十二爲五千一百八十四因而六之爲三

萬一千一百四爲七歲之日辰外爲每歲之餘分凡歷積之至餘分皆齊則爲日法此甚易簡非可用意損益其間也其不可易者五百一十一年而日法皆齊齊爲縮極極則徐盈其可易者二千一百八十四而盈縮始代代則八周復更其始中差一百四十進退其間譬如每年冬至日道極南距天中二十四度其先後六七日間皆嘗浮晷一造其極必先後六七日度其所造而酌中限是亦盈縮遲疾不可膠執之一證也月以遲疾行于弦望日以盈縮行于夏冬斗以贏縮遲疾行于四千三百六十餘年之內遲者若周漢之際率八十餘年而差速者若齊梁之際三十

餘年而差中者皆以六十三年而差若今明曆是也諸家
一以爲定則刻劍而求一以爲不定則游移莫據必如易
法每歲之差一百五十八強進而疾贏二十有五退而遲
速二十有五疾者五十四年約差一度遲者七十二年約
差一度斗差定則日分正日分正則星纏明星纏明而後
天道可得而言也泰西以測候爲工中原以理數爲主測
候之工存乎噐理數之主近乎道以道資噐則雜中之法
可通于上都以噐遺法則上都之法已滯于北平矣每見
諸賢杜撰甚多皆蟻鬪咫尺之內不知易春秋是爲何物
萬一後代欲脩曆律天文二書必以回回西洋之書稟爲

圭黍是君子所絕韋于葛盧斷灰于葭管也易稱治曆明
時亦云隨時損益然必須明其本深求其故如僅憑制噐
之精粗以辨食分之疎密則郭守敬之測候星臺之衡管
一一具存何必道喪而求諸彝禮失而求之野哉

凡治曆得日至最精者須測至日日中晷影橫尺不差如
郭守敬所制雙谿銜枚倒影入池者也兩都所用表臬皆
非土中八尺之法不以至日景長一丈五尺六寸爲例然
視其表端所到極長將復則其義一也周人以八起八爲
卦候之準視其八八之中以爲極則每晷一寸而差千里
方八千里圍之則爲萬二千里以盡九野日行之道今人

既不用則隨兩都舊表測之但以兩至長短相較不差使
爲真候斗少時嘗測日晷每冬至日日道極南晷影極北
其先六七日亦嘗一到只中間一到者爲真或遇明晦殊
觀則後先莫辨又以夏至短晷先後較之則其真候可得
也今據黃赤道日纏除之不測日晷高下又不測先後六
七日晷只據先後二十日刻漏推之恐其至日時刻不能
甚真施于二十四氣未免紕漏所當詳定者一也

凡治曆家得日分最精者須明盈縮差法自劉焯祖冲之
而后雖談之頗詳然是一年冬夏之盈縮非千百年升降
消長之贏縮也古人歷用四分以四分爲極贏之候從四

分中減去日數餘差三百六十六爲二千一百三十四極
縮之候秦漢之間日在斗二十三度宋元而後在斗箕
之間千六百餘年行二十四度

則

是斗分每歲退轉百五十分積六十四年退差一度也
漢前用四分八九十年始差一度宋末用二千一百三十
四分三十年便差一度雖未必盡齊大率差降贏而徐縮
縮復徐贏今攷三十餘年前曆尚有用二千一百七八十
分者去郭守敬辛巳曆差不過七八十分去祖冲之大明
曆差不過二百三十四分今見新曆突行四分如辛巳年
十一月十九日辛卯未正一刻冬至明年壬午年十一月

三十日丙申戌正一刻冬至大餘五日小餘二千五百則是自斗差退轉五十八分外突進二百分與太初三統同曆非復元統華湘所議之舊并非復李之藻邢雲鷺所擬之今也雖澤中有火之象損益隨時而步斗推星之形升除有漸如全用此曆則日在箕三當百年不移一度如隨時更革則三五年內又當別算日曆如臺官密移與天贏縮則後修史爲天官曆律者當據何方也要當考求日纏定星并授時大統差分原數定爲漸差在百五十八分內外以漸消長所當詳定者二也又曆數之說始于唐虞曆數之隆極于成周明興當天地再造乾象更始自洪武戊

申距今壬午二百七十五年爲河圖中候凡曆數始于河圖五十有五以十乘之爲五百五十以五乘之爲二百七十五仲尼所謂天地變化以行神鬼者也今正當河圖之中候宐修明禮樂敦崇教化先德後刑帥仁興讓辟有道之士以培孳土德起聘遺逸之老以昌扶國脉佑賢輔德顯忠遂良以叶應天地孚格鬼神變蕃艸木消凶弭咎傳之無窮又諸曆家傳習私說互相詆訾雖更卅年不能定立今旣能驟行四分推測日月亦無紕誤沿之四五十年必差一度宐因時定法使後世史官有所明憑况今當壬午之年爲成祖受命之歲又適河圖中候聖主創制禮樂

與海內更始宐以是壬午爲崇禎曆元行四分法至明年
癸未冬至仍于四分內酌損斗差一百五十八分強以壬
寅丑正七刻冬至爲紮差追天立氣之漸庶可永遵爲一
代鉅典使史館諸臣藉以起艸不爲後代之所譏嘲又以
是時選舊史精通是業者搜羅二百七十五年經緯差池
之數稍成編帙與會計漕運邊防兵制同爲六書以興洽
文德輔翼禮樂使百代有所規隨禱益不淺矣

表

擬上諭翰林院及吏部各衙門舉文學行誼才識之

士廷臣謝表

永樂元年

伏以羲馭絢中天分陽光而資景慶斗精環四極斟玉液以潤圭璋立波湛而重譯來想涓埃之歸海嶽聖人作而萬物覩諒夢寐之集風雲聽鳴鳥以知和平觀拔茅而思交泰卷阿車馬結束以俟臣鄰巖野弓旌招翹而須我友臣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竊惟翼爲明聽虞后所煥其光華輔弼凝承周家以基其宥密道有順而順應唯厥善之簡在帝心人得全而全昌或以形而旁求天下四靈

爲畜益以十芻之龜一得足師輝于千里之璧况值屯蒙
重闢而後又爲艸木蕃變之初鼎當兩耳貴以金鉉玉鉉
致其奇革在上頭正以虎文豹文觀其變雖得時則駕騰
黃之足不滯于康途而待聘乃行結緣之光嘗局于巖石
昔自羲軒而上已貴明由必育精于曉受之倫迨于成康
之時遂設閑博端誠通于道術之選咸謂人知火食則俗
變狃獠不使戶習絃歌則人懷獷野乃公得之馬上終仗
詩書猛士守于四方遽成禮樂所以鄉脩三物明王必知
良士之名廷問十連霸主猶拜秀民之賜也茲蓋恭遇皇
帝陛下時乘資始六龍總性命之元日應重華五曜集璣

衡之會文三會而偃力見昴宿變爲和風武七德以止戈
使野老依然耕鑿用當霜雪而後亟布陽春乘此鈇鉞之
餘弘施華袞求多聞以建事是勤巨川霖雨之懷詢敏德
而用中豈藉歷山雷澤之侶猶以文武未墜識大小者在
人必使禹稷分憂思饑溺之由已爰咨奧渫食有福于王
明遂命衡銓蒐無方之俊甸曰文學曰行諠曰才識迪知
三宅三俊之心爲敷納爲明庶爲車庸共叶九敘九歌之
奏蓋淵源稽古實帝治之首談而禎祥克生爲王家之盛
事末流奢麗則貴力田敦樸以挽其波中主風愆乃尚敢
諫直言以繩其末時維顯道利用通人四友之濟文王皆

有奇能偉績八元而稱才子非徒輒美柔嘉養樹木者穫
十年在衛公而稱梓漆貴珠玉者走萬里雖神禹不卻琅
琊寮采屬有同心將獻明揚之典聖人業先得我夙沛芻
蕘之言蓋太祖化成三十五載已融殊域而轉春風雖虞
廷舊事二十二人空奮新庸以觀亮采麟鳳具有至性見
動止之媚于簫管亦有成勞俟雍容而試可彼良臣擇主
間有後於綺黃而聖主得臣抑何分于王魏吾能顯爾樸
矣天子之言我與爾縻宛若漢庭之意顏回三教而變虞
夏會及昌期賈誼一夜而道鬼神寧逾元后要以鼓舞不
倦感澤馬之羣鳴亦使燥濕相從應陸蕞之駢合臣等識

慙懸鑑空抱廓革之才學謝斷輪僅守循墻之誼居無管
僑之好倉卒何以告公家有高繚之賓周行誰爲好我樂
激之不薦士恐遂三年箴尹之未知人今旣數月相人者
必于其友行從王壽以焚書知臣者誠莫如君願就盤盂
而借鏡對非一體幸爾及收棫樸同根云何不樂念詩書
之稱古訓凡有兩家傳說山甫結爲異代之朋繹周孔之
讚咸寧亦唯二事乾象禹謨合爲輔賢之準唯聖人獨觀
其大先墳索以取精令當世咸被厥光就丘園而賁采行
一事而三善備備言備德備功舉三物而庶務成成智成
仁成勇懸之魏闕知經義以外尚有文行才識之科播于

宮墻俾絲竹之餘更頌祝敵笙鏞之韻天垂雲漢合奎璧
箕斗以成章人重山華兼火藻宗彝而作會所謂紫著之
下啓土而得朋龜黃雲之傍望氣而知賢者也臣等敢不
就溪就淺竭方舟旨蓄之思應有應無備夏葛冬裘之用
持行墨而課績何以異于教玉人誦箴笠而興言則必爲
之求芻牧十步而舉芳艸曰寄所思千里而貢株梅奚殊
迨吉異班奇木畱以問于英儒浩水育魚間或詢于委巷
咸以乘茲景運廣此德心伏願屢省非勞敷求爲永欲正
側陪卿之成介福必攜僕誓御之皆吉人學無常師要同
歸于長治官不求備俾有輔于後嗣雖盛世亦有遺賢求

則必得而凡事惟在勉強久迺自徵問公等安在哉勿徒
徇美麗之言得此人同時者猶須慎諷勸之旨載色載笑
則賢者樂歸其慎其難則良臣佑命阿閣之巢可揆請揮
青鳥而奉丹書蒿宮之棟十圍言翼騶虞以先清路臣等
無任瞻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擬嘉靖十年上御幽風亭召李時等同觀西苑收穫

謝表

伏以天賜明昭雨露煥盈車之穗帝疇離祉風雲通奄絳
之聲審稼穡於維艱篇摸七月慶訛成之有象光動三階
由平道以達上田人辨玉禾之種觀一畝而知天下家吹

土鼓之歌臣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農居文德錫範
在八政之先治貴力逢大有尚六爻之用幽風告主旨豈
別於萋桐保介嗟臣意何殊於鳴鳥將由上輕民事故臣
不爲鄰自萬里而百里只界陞級之間亦或聖乏親臣故
賢無此樂雖徂暑而經秋曷望豐亨之豫築上林於鄠社
諫維東方銜高穗於員丘浪言西母唐宗之親自刈麥旣
終恧於諸王宋主之率命觀花又未孚於本計是以雕冰
藝采遺恨乎夜來負土雜芳無觀於日至未有道符風雅
諛浹臣民足示來茲有如今日者也茲蓋恭遇皇帝陛下
函三作則體文王不盤于田之心歛五宅中發商宗匪懈

維常之謫命青耒而耕籍吳解隨敷察璿玉以殷中火龍
叶治當使烈山扶轂則先天而不違卽使葶收徵勞猶後
時者無赦是以五風十雨不聞破塊鳴條豈必異畝同莖
然後銘書入櫃適時清而多暇信樂事之在茲侯主侯伯
侯亞侯旅合則一家伸寧止之言笑汝翼汝爲汝明汝聽
分無兩體舒儼若於幾康爰勒鴈鷺之高班來觀象鳥之
成事遺稔滯穗動憶野畔之悲婺爾祿民脂近湯大倉之
敖鼠所以先甲後甲天語聆其新寧呼癸呼庚民心還於
多禎一則悟勞而有終者三時忘胼胝之勤一則悟成而
身退者比櫛知堅好之序種不斂藏何獨天子之樹瓜華

祖有圭田行見羣公之拔葵茹上投棗而下報粟往何以
觀君曰都而臣曰俞於斯爲盛臣等持小祝大免首之願
篝車習苦知甘蓼蟲之依桂葉當有道而佩鞞免我負子
戴之歌守一畔而逡巡誦饘斯粥斯之詠鍾離疏草早廢
禁中鄭崇履聲俄趨苑上豈有蹇夏李楊之績當仁宣二
廟每賜西游徒以鼎鉉耳足之班值日月重華遂逢盛事
望雲多感跼地知慙伏願綏屢豐年三素祥雲每懸天廡
所其無逸六符丹誥遍佑農祥大臣近而小民親卽飼鳳
鳳琅玕之寶南風薰而百穀阜再賡卿景爛熳之章臣時
等無任瞻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擬貞觀元年中書門下及三品以上入閣議事皆命

諫官隨之有失輒諫謝表

伏以天憲初申五色燦勾陳之座日華先甲三台聯弼直
之暉見噴室之方開聞昌言而再拜曰俞曰咈紹九德于
功歌合聽合觀驚四門之異質星辰俱爛鶴鷺同翔臣等
誠惶誠恐稽首頓首竊惟國有大章謀非野則獲言誰執
咎人莫三而迷廷有放勳是生指佞之艸家侔尙稷猶矜
觸邪之冠蓋位高則權易擅自引綸抽綽而外心獨據其
短長簾遠則音益疎自負薪採芻之餘虞難陳其禮樂故
嚴公與管仲謀莒而東郭識其行旌平侯與師曠稱歡而

杜黃爲之揚解遇多方則曰巷竈維隔之爲煬漢設諫官
但屬延平之隸文當止輦亦惟道聽之言平陵之正大臣
幾于歿法太尉之申衛案焉用讀書必使時于議事則議
不盈庭且命隨以諫官則諫者無罪茲蓋恭遇皇帝陛下
龍飛御極鱗羽快其隨波鸞降鳴岐歸昌囚之奏籟叙五
德則先不息之疆秉三無酋式蕩平之路謂欽作納卽在
二十二人之班以屢疾莊何當百一十屬之任所以言期
于必盡而道取其相維爰制臺官隨閣之條是遵補闕入
直之事陋矣晉室使簪筆者僑寓于虎賁僻哉秦官令記
言者收聲于鶴禁詎知聖無細忌衆有同心入告嘉謨不

爲懲心于擊柱在宗令德矣愁借劍于尚方薄問蹴芻已
寬路馬之懼誰云諫鼓必割麒麟之皮要以保泰與言而
俱開故使用中無微而不察臣等材匪礎柱職庇射于濫
仙藉于方瀛常驚玉管銀管琤管之異辨中功于艸味猶
懸諍臣諍子諍友之勞味藥言則先嘗而後得于上資茅
茹則先藉而後獻其身素飽堂封誦河清而知愧華輝磚
影顧日色以懷慙旣附木而從繩乃知鉉之有耳中夜整
冠料識笏投籤之非誕昏浚計過疑想珂聽鑰之爲遙卽
有諫可相資皆爲愛之有助敢稱山甫不弋飛蟲伏願智
不擇言惟納多則成其大事所有永勿聽久而厭其常左

執鬼中非鉗庶口高懸魁柄兼稱諸長政六絃則議之以
急免後至積薪之憂識太犬則平之以寬解相持束濕之
慮園有檀而下有穀操鑿伊先馬不剛而轡不柔徵情斯
得將使元良嗣響叢脞絕歌有馮有翼婚一人方見梧音
之委婉無偏無黨成王道兼聞嚶鳴之和平臣等無任瞻
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啓

謝河南唐王啓

伏以王命如絲頒子恩垂于千里臣心若水朝宗念切于中州驚授簡之過隆謹望闈而遙謝恭惟殿下起家日月締趾雲霄國號從唐化理順堯天之則藩封在宛仙潢流清水之香花萼相輝椒條衍盛斬石麟之作崇造福一方賦銅雀以稱奇徵才八斗辟易淮南于異代揄揚河間于同聲允爲城翰推尊游被冕旒寵譽者也某游梁浪迹自許非材曾向王門識陋廁曳裾之列今從帝里緬懷興設醴之思正翹首乎龍光忽傳心于魚素望青陽之左個煙

景非遙披紫殿之雄風塵襟不爽益深馳戀彌切感銜慙
無一得之愚可展七襄之報仰祈睿覽俯慰遐思臨發曷
勝悚息之至

復曹司李請講學啓

伏以道躋先岸允藉人天之師化協萬邦實資文武之憲
居高而唱則聲加長乘風而呼則聽益遠所以斗杓移指
而四序聿成閭闔啓噫則羣蘇改色非津沫所能發其豐
光蘋吹所能生其澄澤也况當衆渙之會宜拯壯而用大
牲槩此式萃之時利除虞而伸禴祭脩文德則遠人來歸
順長道則羣醜屈服諒仲尼之非欺我豈魯頌之有游詞

茲蓋幸逢老公祖閣下仁孝立心忠誠濟物褰帷而清七
建有道斯來挹澤以注二漳其風肆好方干旄之甫賁四
野動其雲霓迨威羽之重儀百峯因而歌舞所謂蛙蛙麥
雉咸挾琴書樵子斂師同薰磬篴某以螢光微熠欣附若
華并使魚雅諸生繆依法席兒童陳俎豆聊博堦堂之歡
風浴引暮春合贊絃歌之盛登泰山而觀魯國閭井依然
酌銀漢以洒郊塵波瀾自在虞人之期不爽亦又何求講
德之論將成翮其伊邇卜此中庚之日薦我狂簡之章有
馮有翼有孝有德雖露艸而托岡梧飲之食之教之誨之
信後車之綏黃鳥將使睹行實者華其樞音辨鼠文者佳

其豹采亦不鬪所敷歸昌之仁有苗所頌騶虞之化也某
臨啓可勝皇恐之至

復沈明府請講學啓

伏以景曜舒章煥菁華于海甸融風扇化長桃李于春蹊
西川文物之盛實始文翁東郡禮樂之興初旌鄭里功存
翊運道重主盟恭惟老父母手作轡龍口噓翺鳳以文章
爲政事人倫矩矱斯存先教化後刑名吾道津梁有慶樂
胥色笑將開藻茆之光陳俎舞干并睹雲雷之用羨當方
成之春服共披不憚之惠風昔鶩湖鹿洞之會則繁陽種
尊迨玉泉海門以來亦會稽遁主某天放餘年鷗盟逸侶

聘禮刻官或獻失而求諸野負樵持釣或攷質以恕其疎
文未墜地值事友之仁賢道尚在人幸吾身之親見一言
而進階下繆託醜明有斐以附裁成聊資狂簡敢因洒掃
遂竊先傳式借絃歌以開後覺譬雲漢之引末星同躋彼
岸猶魯雞之孚鵠卵共信攀如至于順道屈醜行頌魯侯
之功矢德修來遠資單武之化亦樽俎之餘事棫樸之後
篇也謹承雅命馮啓懽然

答余明府啓

恭惟老父母運斤成風投刃中舞以烹煉之媧手下補襦
初黼黻之鸞文微分暮袴遂使虎子渡河鋸魚徒澤真所

謂糠粃以鑄龔黃鉞鑷而收管晏者矣聖明俯念蒼生專倚赤社綜核之心原爲撫字而奉行已過遂爲催科項領四方良可惋歎吾鄉賦役未殊徵輸尚便加以老父母河酌興歌麥桑足樂雖有海外之鯨鯢不傷澤中之鴻雁也嚮來倉皇奉教未久春風伊鬱不暢所懷臨啓懷慕瞻注如何人日黃道周頓首

答吳明府啓

長安過沐存念銘之肺腑幸逢霽清還依丘隴得從桑梓遙禮華嵩感出處之絲天歎苑枯之屬命而於波瀾反覆中尋長者松筠不變處獲良臣猶墜淵而懷明珠迷源而

飽芝乳也自歸山伏枕不親筆硯雖蜚鴻遍野猛虎彌山不能移牀半步誠不獲已堅臥先廬四壁空林唯聞惠好不勝感愧莫用爲酬樹菴公有便幸致謝惓惓七月十七日黃道周頓首

答郁明府啓

恭惟邇臺惠風扇物朗鑑澄觀旣四應而不疲乃專精以獨逞霖車甫下輒訪遺逸之人庖刃方新已中桑林之舞雖函牛之鼎試於雞烹而歷塊之能呈於鶴埵矣周病額餘生遠甘溝壑六垣竊照頓領慧光顧此百朋之施愧無七襄之報何期晤謝曷悉情依七月三日道周頓首

傳

曹太公傳

司馬遷嘗扼腕慕節俠之士以彼其時汲鄭皆已死田竇之貴戚及灌夫郭解之流皆先破滅無敢近天子左右諸文吏嚴徐朱王輩或死或放不復秉筆卽秉筆忌遷能亦不肯白遷獨擁諸高貲卽出緡錢而叩猩血無與贖者乃使遷無賴坐歎悲矣彼其時雜霸有戰國風今文治翔洽士刷鬢爲處女走禪縫中稍跣跣學使者及郡縣得折箠笞之無所用節俠爲也曹使君曰不然古之爲治者尚道德尚道德則教令寬平下無苛請上無苛比君子小人各

得其欲如理羊毛不見其毫後之爲治者善文法尚文法則毛鷲競樹里閘之下苦不得達士大夫重出口奸胥桀子易于爚亂于是布衣秀脫竊其莒鼎一言得情千室嗚絃是節俠之於道諒相濟也然則今無其人乎曹使君法然曰噫廣之先子嘗歎曰劇孟季心古之賢人也以匹夫重于吳楚以一諾貴于千金子驚問曰然則如何曹使君曰噫是廣之父也然今已矣予驚曰願聞之曹使君曰噫父少負雋十八爲諸生先數年已代大父理家政家僮千指悉就約如嚴家軍嘗走錢塘錢塘少年殺人誣中表就大父取錢家僮稍稍驚散公攝衣冠出語少年曰奚爲殺

人者我也爲爾見令君時楊令甫下車峻厲甚公爲白十
數言理當曲折事遂已大父出拊公背曰真吾飛菟也于
是大父三子獨就公饋曰吾樂是數見益鮮大父病公獨
侍目不交睫因發千金裝私勞公公跪謝不敢大父歿因
出盡均之又焚伯氏所借五百金券自是伯仲父及內外
宗事有輻輳得公一語無不東釋公者予曰能哉是行于
家矣然且如何曹使君曰公苦咕嗶望棘闈猶之雲雨也
甲子偕諸生試南畿且入闈矣友人坐無妄當大辜諸親
黨泮散無敢近者公慨然曰人無罪从我急不切之功名
奚爲者捐金錢與之率同舍守御史臺日號冤竟得白先

是家居有商坐誣亦大辟長繫公與鄧令新交歡陰白出之不使其人知及商知索金謝公公但云令仁我奚與閉戶拒之其介如此予驚曰是人也然有難于人者乎曹使君曰人無難公卽難公公亦不難于人有家僮盜公貲繫獄獄吏來告曰彼人懟恐爲公患請殺之公笑曰奈何以人之死易吾之患竟出之余乃歎曰噫世固不乏賢長者也而皆隱于下位是思有自著無所熒惑于中而然今據雄職患得失安知不高下變遷其說然自曹太公者可以不變矣使加以括鋏老其才不灰則由賜之選也可使佐天子變文法爲道德彼區區節俠者何以僞爲太公名以

成字玉汝徙家崇德其先歙人歙山川清峻多奇固宐有其人

胡氏二母傳

才節者天地之精魄也天地以才節爲精魄寶惜至則追琢之不易命一男女稍稍自著必爲刊膚斬蔓溪鐫其事率委曲宕折非夷所思予讀松陵二母狀瞿然以悲若造物有所私賣曲造於胡氏徐母者今進士胡鍾郎之本生母也鍾郎之父明庭公有伯仲三人伯舉進士仲登賢書而明庭獨滯于六館徐母謂明庭曰樂羊子賢人也奮于妻而相于魏明庭曰卿何憂焉吾樹之于身而獲之于子

吾有子三人必且貴于是徐母舉三子矣而賢書公未有後屬仲子爲嗣徐母曰脫以母子貴當貶封則爲生者乎爲嗣者乎明庭曰是新典得達也且吾念同氣肄生將殄遑卹其它徐母唯唯及其從兄安寰公又未有後屬季子爲嗣季子卽鍾郎也于是鍾郎七齡矣抱母膝持不可徐母垂涕謂鍾郎曰伯母亦若母也且柯伯母賢守節二十年矣爾伯祖父視爾血食四世之靈實妥侑爾勿以吾爲念凡歲時伏臘餽遺就柯母家無敢輒見鍾郎及稍長就塾乃爲擇良師削方撲使笞之曰勿以姑息種遺人其賢如此先是安寰公歿嗣未立伯仲亦二人皆未有子利其藏

迨柯母嫁一日詬誶逐柯母及鄰娣出戶外反距之羣脰其篋中盡如洗柯母泣過其祖廟曰吾爲誰守爲而祖禰乎且而伯仲有子吾立之則亦而子也何遽迨未亡人者族人聞之皆泣旣又二十年伯仲皆無子相繼歿于是柯母四十六矣足不踰閭族人哀之乃爲立鍾郎鍾郎之立柯母恍惚見人告曰吾立而子以旌而節又二十年而鍾郎成進士鍾郎名士瑾甫登第上疏臣士瑾嗣母柯氏十八歸臣嗣父允脩辟纁佐讀祇事舅姑八載而嗣父見背絕粒吞珥以祖父母護持得不死及臣嗣祖母病篤藥弗瘳陰泣告天割股以進鄉黨咸稱其孝隱忍二十年乃立

臣嗣臣年七歲嗣母撫摩鞠育踰于所生集苦啖荼晝夜
操作凡所以養臣教臣遺臣者皆母血指爲之嗟嗟嗣母
生命不猶外無姻戚之助內有伯叔之敵含垢茹蘖未睹
成立而賣志朝露臣嗣母能使臣嗣父復有子于二十年
之後而臣不能使臣嗣母表節于四十年之餘臣何以爲
人何以爲子疏上朝廷是之許建坊旌表如例史周氏曰
胡出于周之元妃其微而復昌是必有女德乎徐母之使
胡氏宗祧無窳栝不驚徐母擁三珠樹含飴弄孫身被
翟茀稱太夫人猶尋常閨彥耳即使柯母待嗣于伯叔果
有子絲機不斬亦當以貞苦特聞而造物者固迂曲其道

命才報節遲久後償使徐母居無成之終柯母享可貞之
實而六行兼治萃于一門是可以觀也已夫以天下爲一
室勞伐不施艱貞無畏解榮分瘁持久而能成者則亦猶
此也詩云釐爾女士從以孫子其徐柯二母之謂矣

傳

王仲發傳

思曰謂烈皇末年奚獨一王鐵耳之
爲烈因合吾門劉王陳蕭爲之傳

崇禎十餘載天下多故 躡于左寇躡于右文武兩質弛
不可張宵旰拊髀歎天下無才而天下賢者亦率殄瘁不
竟于用藉紱朝化柄敦龐之力桓桓相師矢志面內當壬
午冬月兗豫之間賁志殉難者不可殫述其著者有王仲
發世鏞子聞之曹遠思云王世琮字六瑞川之達州人也
幼而淵凝善讀書笏及壺琴騎射無不精敏十歲補弟子
員州人號爲神童甲子登賢書丁丑將成進士紬于數以

副榜授汝寧理蒞任甫三日賊猝至城下公請爲監紀屢用奇却賊先士卒當矢石處賊射之貫耳不動戰倍力賊驚爲神遽去豫人因號爲王鐵耳豫中苦賊旣數年郡邑多潰公以才辨四應著于中州已卯分聘浙闡若曹遠思其所取士也庚辰轉通州守崇藩得報驚曰天中舍公誰與守者疏請于朝復畱汝二年報政得贈父母如其官公喜曰吾卽不應華貫得美遷但有以報二人足矣過此七尺還之君上辛巳以武功擢汝南僉憲汝中士紳迄下卒倚公以爲衽席賊聞王鐵耳爲兵道心避之而公屢用奇挫其鋒于是豫中無復堅城有藩封處賊必悉力攻之汝

南圍既數匝四顧援絕城陷被執不屈罵賊歿百姓求其
屍得于城南雲里店直指爲請贈卹如例云史周曰前宋
堂陛不甚威所待臣下隆厚矣百六十年稱節烈者不數
人唐室君臣亦敦洽而安史之難平原獨稱將由風軌使
然抑偷安成翫耶崇禎中年豫楚州縣倒旗迎賊如風靡
艸而王仲茂輩皚皚折于霜雪以予寡陋及門之士守義
烈隕身者亦三四人矣辛巳十月賊陷鄢陵劉振之爲鄢
陵令擐介冑登陴力竭取衣冠別諸父老曰勿以吾累若
曹之命乃入縣治北向再拜曰臣力窮仰負陛下自引刃
歿振之魁梧工文章以詩鳴爲澗中宗工壬午八月賊陷

歸德王世琇爲歸德司李率鄉兵與亂卒搏爲亂卒所殺
沈其屍先是世琇俸滿已轉虞部郡耆老茂才詣闕訟畱
之畱不十月難作今諸遺黎談王司李猶爲流涕焉壬午
十一月 陷臨清陳興言以戶部郎視臨清倉 猝至徒
役奔潰曹郎固無兵或勸之逃興言歎曰死吾職也何必
炮鼓乃有死理哉肅坐堂上面中兩刃其弟抱持之亦與
俱死癸未元日賊陷鐘祥蕭漢爲鐘祥令有聲賊滅其部
曰殺賢令者死無赦乃閉蕭漢寺中戒諸僧徒曰蕭令若
死當屠其寺僧徒日夕防祝不敢懈蕭漢曰吾盡吾道不
礙汝法端坐堂上自經死振之慈谿人予庚午所取士興

言漳浦人從子游世琇字崑良清苑人蕭漢字雲濤南豐人皆予所取士嗚呼林麓旣陷芝萎蘭燒區區吾徒其才性風格皆與王仲戡上下而相率賣盡與睢陽平原爭光夫豈其感遇憤激使然亦猶是服習仁義詩書漸摩之功也贊曰取義能生蹈仁不歿銕金作骨礪石爲齒南八夾脰仲戡貫耳哀哉諸賢頽波共砥仰視彼蒼焉知青史

陳祭酒傳

思曰蓋毅廟間祭酒諸生所謂後南陳也先是景陵初有祭酒陳文定公敬宗在南雍其人剛正介潔容儀端整步履有定則弟子咸以身教又有祭酒李忠文公時勉在北雍亦師道嚴重如文定贊宗之內皆肅于朝廷時人爲之語曰南陳北李壬午八月黃子以謫成之長沙後南陳之子追至龍

江關道側以傳請子
舟中艸艸與之乃去

實有浮于其名者謂之才行有浮于其才者謂之德求于
天下未見其人也。有之其陳芝臺祭酒乎。公名仁錫字明
卿長洲人。父允堅以進士爲諸暨崇德二縣令。有聲卒于
官。公哀毀幾不欲生。以祖父母在堂。勉進漿粥侍祖父母。
疾衣不解帶。經旬始一飯。祖父母歿。親營葬具。手足重繭。
然亦未嘗一日釋書。時公已舉于鄉。數上春官。蕭然寒士
也。辛酉浮西湖。方與諸子飲。顧西北黑雲起。愀然曰。吾萬
曆所養士。今二酉矣。四海遏密。何觴詠爲乎。及聞貞皇帝
選升。輒治裝別。太夫人泣曰。兒爲朝廷造士幾三十年。雖

未沾圭組得優游色養諡不薄今朝廷重有大故羽書又日馳諸孝廉褻足朝紳遣家南歸兒當自朔風耳太夫人心是之也亦泣爲趣裝公至京師不數日攜孝廉衣冠走安陵慶陵哭甚哀聲達于寢或問曰公是舉得毋過禮乎公曰吾世受恩不能及兩朝豎報乃匆匆不逮情至義起何例之有是歲壬戌公遂及第授編修偕庶常讀書東觀庶常咸往來相起居公獨鑄戶叩之閨如文湛持與公對戶亦不數見忽一日心痛走館師院長處乞歸養不可得神意甚悴或怪之公泣曰吾與母約卽登第朝夕歸無令倚閭自苦誠不意淹滯于此居叵何太夫人訃聞擗踊請

歸哀毀倍于崇德時諸生執經就廬次問業者不盡裁答
領之而已時魏璫既用事人漸多趨其門者湛持先以論
中旨謫去周蓼洲諸賢亦就逮矣而天下方以賈彪霍諶
之事望公公外示簡默中實介然不可干撓既入補日講
官每進講多所規正璫甚銜之以公負重望不敢自絕會
璫父子給鐵券欲得公誥詞再遣人趣公公堅不可璫怒
曰屬艸則鉉鼎不屬艸則齒劍奚擇乎公笑曰世自多屬
艸者何必我於是數日有孫文牙之獄文牙以誦天歌見
捕坐妖言亂朝政

思曰孫文牙者崑山儒生也常賦詩刺魏璫媚璫者以聞遂逮下獄以妖言亂

政殺之

詞連公及湛持以池陽救得不逮而公削籍歸即日

就道璫發十數騎偵公無所得至濟上有吏受璫旨掠公
童僕悉跳去公坐舟中忽風起簸檣櫓幾碎諸卒亦魚潰

去公怡然不動也是時吳門三詞林文姚

思曰文姚蓋文
文肅與姚文毅

希孟也皆忤
璫削奪歸

及公皆在璫掌股中然璫自言觸我者必餘

借其頸磨鈍而已無意殺三詞林而羣小日從與謂不殺

三詞林局不定會且變矣而今上登極礫諸大憝薈蔚廓

清戊辰元年起公原官稍遷中允再補日講出宣詔三韓

齋油素記阨塞甚備爲小冊可出聚米也諸鞭鞞衣裘一

峻謝之又明年庚午署國子監司業所教士修詞立誠道

亦甚備居恒言守道守官同致爾每轉一官日夜顧名可

以弗畔矣是秋充經筵日講官事兩朝再爲講官所敷陳
皆本于心得切于時務不事訓詁故興朝四講官倪始寧
李括蒼黃晉江而公其首也辛未分考禮闈得士爲盛秋
冊封周藩歸遂乞身有浩然之意甲戌三月起南祭酒南
雍士子欣然復有南陳之稱南陳謂文定當宣德時爲南
雍者也亾何病遂不起卒年五十有六里社聞之爲位相
哭也所著有易簡錄大明世法錄四書語錄經濟八編諸
書千餘卷行于世當事請卹典者方之文定蓋輿論云史
周曰章給事言公嘗師錢啓翁翁沒爲木主題曰在茲出
八必祝也公自言爲孝廉時初從啓翁問易啓翁辭不納

拜曰子且歸後晤不刮目納拜未晚也公淹通過目成誦
善持論新悉森發聽之忘倦嘗游三洞及天台爲記百餘
篇其邨落艸木徑道一一可徵也以推於邊塞要害艸糈
鹽鐵各娓娓以口當指不失圭黍此自天授積學佐之蓋
有師法而然庚午春病胃數日稍謝客爲乾坤兩卦著論
十數篇予嘗問其練要公云乾如一柄罡刀坤如一刀兩
斷初甚疑之旣乃知其所到有泮然冰釋者矣顧宗伯亦
言萬曆之末年士習帖括以學古爲譏公立兩社引于古
獲于是東金沙壇坵相望公起衰之力也公立陽山社
以後三十年間天下鉛槧之士繫公是視非公所命書不

置几案卽使公行其道偁陳氏學以變易天下亦豈能翔
賁如此哉爲之贊曰斯文未潰厥有經緯辰絲繫天使斗
不墜吳門三賢珥筆支天湛持歛峙孟長霞騫公參其間
載文載質歛其霞岳以服日月手麾彼璫瓦視鐵券寶此
炳蔚洋彼鼎鉉云得之易藏以春秋禮樂所宗匪夷渙丘
璋哉斯賢才德淵匠雖有弓賜其何以尚

劉侍御傳

思曰吾漳上忤魏璫者四人子與同志駭馬忠簡
獨著子以講筵展書忤璫獲罪歸心何御史亦以
抗疏忤璫歸但其事世
猶未能盡知故空爲之傳

史周曰嗚呼士貴器識難言哉平居抗項剗割必方值人

暴熱必靡然隨之天啓乙丙之際諸賢焚崑衆濡艸自救也猶云勢漸使然及大憝旣平虎汁爆盡稍識行墨者咸厲齒以糾蕃徒曾未移時是非又變剛正以爲盪戾負塗以爲弘忍豈讀書多通釋其舊說抑有所徼幸吠和而然可怪也乙丑春予在長安與劉玄如御史隔一邸舍予旣以講筵獲罪御史用劾魏璫鐫戶雖咫尺不相往來旣逾月御史以甘肅差去予用侍養歸未移時而禍發所不見血者劍首之縷也又一年而御史罷里居缺詢問者亦二三載心念史魚伯玉之行在世多有陳荀媵阿爲利齒兒藉口向不遇聖明徒使後世欷歔而續漢事耳今幸日月

燦于窮壑紅案爛然如斗叅首熠燿餘光無所亂其宵夜而當時勵行殷憂之士世猶未能盡知者因爲劉御史著其行事云

劉御史其忠字長瑄世稱玄如先生其先以孝友著姓居長泰之西湖父文軒公爲諸生有隱德生御史九歲輒窮經爲文章成立儼然父于是謝去祭酒謂是兒勝我年十二爲邑試冠軍竟以年少抑去二十六始爲諸生丙辰成進士授湖州司李抑豪戶卹窮民革羨餘及諸常例錢士庶翕然稱神君也癸亥夏月授湖廣道御史每一疏出輦下動色所論兵餉及邊圉事宜爲詳核于時魏璫已銜憲

與大事矣楊璉左光斗尚總西臺恒相顧慮叵測談者猶謂是璉噉名以名奉之如兒嗜果可疾也顧飽益驕崑山大名爲鴨脯通進耳楊璉一日艸二十四大罪欲數璉于庭予告所知云此事由綸扉廷柱卽盡折無所益于斬馬旣而大洪疏果上十日不下劉御史疏云人君者天地臣民之主也舉動話言史必書之以爲天下之安危繫焉邇來舉朝所爭惟中旨一事蓋深慮權奸飾恩掩罪假竊輕重其間故見形察影防其隱禍也自楊璉孤忠獨奮指列魏璫二十四大罪以來廷臣傾聽咸謂天威震怒不俟覽畢而旬日報旨未聞刑人覩無慙色又見輔臣進揭婉曲

以悟宸聰外示優容中實却惜國人私計還望調劑此何
事也而可以調劑責宰相乎至于聖諭反覆開譬諄諄百
言無非爲忠賢回護明知其罪狀已播衆口而歷敘其平
日之勤勞似忠賢不能自白明旨反代之白者夫人主生
長深宮朝夕使令惟是一二中涓忠賢久侍潛邸豈謂無
勞然而蟒玉錦衣酬之不爲不厚矣忠賢乃敢憑藉寵靈
簸弄威福張如天之欲肆煬寵之奸使中外聞者無不知
天子左右有忠賢一人正恐其欲飽而驕威過而毒勢窮
慮極欲終爲善不負皇上不可得也從來宦寺欺蔽人主
以其密邇意旨易窺事昏主則導以聲色狗馬使萬幾日

廢而後爲所欲爲事明主則稱意綜覈事事見效而後熟
算機關竊弄威柄及其太阿在手九閹之上有見不盡見
聞不盡聞者矣今忠賢罪狀已昭大小臣工交章已滿皇
上自爲國家計宐卽付忠賢法司昭正典刑以慰列祖之
靈以謝天下卽稍爲忠賢計宐召輔臣面諭處分先布其
罪惡正告中外而後閱其微勞存帷蓋之恩是亦忠賢之
幸不然臣不能不爲朝廷危之疏上璫恚甚思所以中御
史者會御史出甘肅地涼遠謂氛殊惡璫亦以是爲投荒
者耳稍寬至明年始以門戶削奪方御史上疏時文軒公
心動貽書爲戒御史報書云風波由命諡不可逃惟勤惟

廉臣子自勉御史亦用是不罹于禍居一年而聖人出虎
兕駢命御史用原官起既丁父艱哀毀過至又三年沒享
年五十有一子濟灑皆以文行自致能世其業

贊曰熙朝之慝三發闕寺以宗社靈雖熾亦替魏璫始煽
尚于直瑾九錫將加震出乃殄諸賢伐鼓則邁陳竇雖蹈
水火亦免有救吾鄉之哲有周仲先

思曰謂忠愍公起元
也時與楊璉左光斗

諸賢同歿于
魏忠賢者

長瑄嶽嶽幾與禍駢近關之出自投遠塞及

秋 觀日月用慰親在谷木冰淵視彼宛鳩長松早凋亦垂千

林溪州傳

思曰浦人之知子故未有早于溪州者子未爲諸生時漳浦令黃應舉爲刻續騷六卷而溪州爲之序時漳上有吟社如張徵君汰沃高太史中川鄭司農輅思蔣大宰道力陳宏興元朋諸名士皆不可一世咸以古昔自命一時文章之游盛海內而溪州與薛道譽最爲老師然其見善皆若渴聞善皆若驚一時爭迎致其家咸以上賓之禮禮之蓋自溪州與薛方伯始也

丹臺林公茂桂字德芬鎮海人性至孝幼負奇敏爲諸生貧不自給其繼母苦之常使拾螻蛤採薪爲朝夕需稍後輒詬挺不休公晝拾螻蛤夜燃薪映書十有餘載不懈萬曆丙戌舉進士第四人王文肅公最器重之仕爲溪州守溪州在輦轂下縉紳故豪貴有參藩家居負國租至數百石公自持弓步造其廬請曰此間去天一握民苦貧奈何

以糧糶飛灑民戶一日至其莊見比屋甚稠歸視冊籍無
丁銀問之云某家墓戶公笑云墓戶固有數朝廷索一淘
河夫不可得安用是蜂窠自擁者率丁役均隸之又一貲
郎無行被告發罪至死公繫之獄貲郎賂獄吏一夜逸入
都再納貲稱光祿丞歸公佯不問也一日丞來偕諸大夫
造館稱賓公爲不知送客畢顧左右曰畱某賓賓畱公詰
之曰爾非前爲某持罪至死者乎何大貴乃爾叱繫之賓
大不顧公叱曰吾何知京都官吾自結前事耳吾治前罪
人不治今光祿丞于是諸豪貴共謀構公未有便會公移
州城廓舊址數百丈檄兩臺未下也而役已竣所費甚少

由是諸姦遂騰播謂公不上請擅移州城侵府庫所冒用不貲臺使者遂以墨中公歸公典衣服牀褥詭甕不二十金出州門百姓號泣遮留之不可得劇錢爲餞率不受太後二十年建德鄭太宰

思曰蓋鄭玄岳三俊也

又爲涇州問諸父老

舊守誰最良輒談公流涕也公喜稱詩善屬文與蔣少宰高太史張聘君鄭觀察戴侍御爲玄雲之游陶陶日夕口未嘗言貧每云吾有詩千首文百篇恐太流麗不合于道又安必川數頃官數考乎白太傅有言健于黔婁富于原憲壽于顏子吾自謂可矣鄭太宰爲閩學憲廉公尚在喜曰吾不意乃今得交林先生遣玄纁勞問公又爲疏請于

朝以爲風塵高步今人而古處者也公晚居漳浦僦居水
門浦人僞爲水門先生家常買米僅升斗自給日從諸長
老游語不及錢穀家日益落壽七十有六乃卒家人未嘗
見其皺眉也公爲孝廉時從山野讀書井驟涸公自解衣
澆之縞未紇土嬴衆驚栗呼之公徐上曰林丹臺豈死于
浚井者先是有王太常心泉亦以操聞常自提畚上屋拾
瓦浦人爲之語曰太常捨瓦孝廉淘井兩條冰身金寒水
冷然而公之文采遠矣

贊曰蔚彼哲人冰心玉質餐古乃腴刊華藝實休徵之行
隱之之識佐以韓孟浩渺莫測雖有蠅矢奚點白璧卓哉

我公爲我矜式

七傳

思曰爲吳太公思喬作也黃子時方理孝經外傳因于傳中採第劉張翟沈許六人而爲是傳云今

孝經外傳已亡其所謂敬親則敬身勞身則敬人之指畧見于此矣

嘗覽遺史見郭原平劉瑜張文詡翟普林諸行誼未嘗不感慨其事求其後喬不可得也郭原平者會稽人父通以孝行旌閭至原平行之彌篤家貧傭賃爲養嘗客食必舍肉以父母不肉食謝去及父母卒且葬以奉終自盡諡不假手于人乃助人營葬久之練習又傭力供費乃畢葬務墓前田數十畝暑月耕者裸袒以爲褻也傾橐易之農月

東帶而耕元嘉末文帝崩原平哭臨累日一食或曰君獨
王臣乎何哭之哀也原平垂涕曰吾父蒙先朝褒拂無以
報故慟耳嘗出賣瓜裁求半直人全直與之必讓而後受
大明中旱瓜瀆不通原平瓜船至縣令下瀆水通之原平
曰時方大旱田苦無水奈何減灌田之水運瓜船乎乃走
他道賣之

劉瑜歷陽人七歲喪父事母孝至艾乃喪母終毀三年不
鹽酪除服二十餘年布衣蔬食居墓側不暫違葬畢不忍
歸露宿墓下鄉人因結廬棲焉

張文詡嘗游太學以奧博爲諸生宗隋仁壽末學廢策杖

歸灌園爲業嘗有人夜竊其麥文詡見而潛避盜知之去
麥前謝慰諭令持去鄰家所築墻幹不直爲毀舊堵以應
之嘗患腰疾爲醫誤傷頗殊醫惶怖請罪文詡遣之去陽
以爲風眩墜傷也州郡辟舉賙贈皆不受人方之原閔云
翟普林楚丘人事二親以孝聞躬耕色養不應州郡辟父
母疾親易燥濕不解衣者十旬大業初父母俱卒負土成
墳盛冬不衣緇絮單纒而已

凡數君子者皆生衰亂時隱伏閭巷無所緣飾而敦朴真
至非揚播房廉謙諸賢之所能及諸賢表于華閱流覽詩
書骨託旣高眷采易集若王祥劉殷輩更不復談也浦口

吳思喬十二喪父家貧事繼母何氏甚孝母勸之就買遂
得十一供母養甚歡及喪躄踊號哭如其所生有鄰人妻
死欲鬻其女具歛喬爲具歛得不鬻女一老人無子被劫
貲盡欲赴水死公問其所失償之因勸不死王醫老不能
自食喬月給之米或時就餅家餅家取錢喬皆爲給直不
令王醫知也有千戶李翁者嗜酒失所署印事覺擬徒喬
代爲納贖有山民倪翁者負官租徵急賣兒應之所得兒
價又爲人攫去對喬歛獻喬悉爲償之喬旣行善久爲鄉
里所宗凡顛連疑難皆就質于喬喬必遜謝退稱不敢有
魏商生一女及一子魏歿其少妻疾亟以餘財托喬喬爲

醫治愈年餘出餘財三分之一緡鑰宛然或負喬債願以其
廬償喬曰奈何區區使爾失所或以其母木請喬怒曰若
忘親乃及我遂焚其券或曰人毋爾誑乎曰我自信其如
此又何誑焉喬嘗治屋與鄰連先爲鄰整甃讓數尺地乃
自治屋浦口濱江渡處患覆舟喬嘗呼小舟往來救濟一
夕渡江宿舟心動戒舟子加愆自以漁舟登岸未幾風濤
大作所宿舟覆喬從岸上募人救覆舟所與濟者五人得
盡活予觀近世能本至性樂善行未有若吳思喬者也考
其行事在沈道虔許昭先而上

沈道虔武康人宋武嘉時隱居不仕日治圃自給有竊園

疏見之輒避匿不令其人知有拔其屋後筍者止之曰惜此筍欲令成林更買大筍送之出拾穗有爭者悉歸所得穗冬月無複衣戴顛製衣服遺之悉以供諸兄弟無衣者終老蔬素無日食之資而絃誦嚶然使在孔門亦參憲之儔也

許昭先義興人父母老病力致甘旨及父歿其從父肇之坐誣繫歷年不決從父兄弟二十人昭先獨爲走訴納橐餽資產盡賣宅以繼之肇之諸子亦已倦唯昭先無二意七載乃白將事不衰舅氏歿貧不能葬昭先皆爲治具送終州縣徵辟不就卒于家自唐宋以前皆有徵辟孝廉篤

行之徒是以士競藻飾其行諸灼然章著者行事或不能盡實惟閭巷所傳皓首隴畝者差爲近之今自郭劉張翟暨于沈許皆本乎至性敦樸真至但漸于宋齊魏隋之間已無有表彰其事不能與姜蔡王庾並耀人間然則巖野篤行之士又豈可盡乎

行狀

蔡清谿行狀

思曰蓋詔安蔡端卿之親端卿者孝子也神宗壬子初與子交便以此為請時子方補諸生州州與之烈皇庚午子將往官京師與端卿相見于虎嘯舟中已去之二十載舊州頗有缺失再書歸之謂端卿曰欲使後人知吾夙契也舊州不復更定

吾漳南垂東盡海滋冠紳間出能言之士咸稱清谿蔡公云僕年穉寡所師識既稍游郡中適淳安方公望山來治郡下車問左右蔡公安否左右無知者既乃言蔡公在淳安為廉吏皦皦受汗亟走玄纁迎公公敝車至郡太守為之掃舍始人人知有蔡公也歲壬子子始與蔡伯子交屬

僕狀其行而公已先二年庚戌葬于帽峯之陽胡青州銘誌其墓矣既誌之僕又何言以僕所聞與伯子所爲狀核之青州者詳公之行也公諱方平字君衡號清谿其先有金谿九學士者唱道碧浦遂家之生三甫長蒼甫四傳爲其王大父與教授里中不受脯贄有金谿公風興生富富生聳是爲公父蓋世潛德云公生而穎異善記誦入耳不忘時寡書籍公但從師友講聽歸輒成帙十三遭父喪禮若成人時值大祲大母陳氏已老而林孺人抱公弟呱呱在哺公乃南游潮中歲得米負歸旣遂補海陽諸生海陽太家不三日然已屬粵中衆目攝公公亦自引去時方十

六又六年再補邑諸生辛酉督學臨海金公拔置第一由是籍甚士益歸之時太史警庸林公觀察后林胡公咸命子弟執經就問而公復徐徐多困金車旣戊寅以明經選試太學少司成周公見公文許爲大器已卯闈中誤寘乙榜少司成見公名嗟歎久之同事扼腕公了不異常至丁亥謁選偶以身言違格例不得爲令適楊太宰見公所試論奇之破格授淳安時破格得除令者二人公一焉公單車至縣適大饑無賴子嘯聚驚惶關左公日夜撫循請發所貯粟募諸良人所在作糜全活甚多又諭諸無賴各解贖謝去先是數年有盜劫茶園富室捕無所獲適流民窟

嘿等爲同儕所陷遂抵罪自服前後覆案無異者公初訊
獄見此輩皆羸老詰責果無異狀遂具牘請於當道得不
死者五六人人咸稱神君矣公治淳安未期月矢志殉皇
體中如腊肉輦上人猶從公問膏脂公笑謂吾一博帶縮
百里卽數日已褊矣吾無所得鞞鞞佩璲也居無何公方
入覲遂大計中公長安貴人識公者徒爲咄舌頃之移福
寧州學正州守高公汝梅素重公公日與諸生剖折疑難
未嘗一與人事適文廟災監司李公從彤家言議移置松
山松山與州城十餘里公持論不便謂移廟當移士廟移
士不可移是棄廟也李公聽公言以公負奇識益折節公

既三年乞歸遂以王傅與歸蓋公歸不異其爲諸生也邑中賓席數借公而公益隱約若不爲名者然性慷慨急人之難胡青州嘗言方得淳安未出都門時有邑人絪網無所解公告青州此人誠不貴但吾與爾嘗識之何立視之歿青州意不可公力言于鄉大老幸得脫視仇者猶在公乃私覓一馬與之同載夜去公旣不言鄉亦無知者也公家近斥鹵民多艱食邑令以徵輸課下遂責所在民輸粟歲千石民洶洶動也公馳書極言利害竟得寢則公經濟自許云公數躋名場又坎壈仕路然未嘗見愆懣之色家居盛暑必衣冠與人談義利剴剴若割當方望山時人多

就蔡公者公亟掩車戶曰彼自就使君非就蔡公也持一
刺過郡守人謂公少貶抑公徐笑謂吾自彼舊令彼自吾
新守吾故不失其故而已嗚呼如公行卽方公不言人無
知公者乎如人言明經爲令尹不自潤無所用令尹爲者
第以明經爲一令尹必自潤亦何所用明經爲者漢明經
多爲達官然亦卒老博士袁邵公爲縣功曹不與從事持
書以任城令有聲稍遷治楚獄多所平反遂顯名天下數
世爲公今蔡公爲縣令絕去干謁使民不冤而復一博士
何耶又聞公彌留時戒無厚殮母過哀母受賻及口授還
真之賦謝故人唁弔書又幾塵脫生歿之際者乎公卒年

七十有七子男四長保禎卽僕所稱伯子者其行畧載郡
乘中

狀

擬黔中事安狀

思曰子爲庶常時所作也僖宗元年蘭州奢崇明亂陷遵義明年遂犯成都時水西安邦彥又叛黔中土酋也陷龍里圍貴陽明年正月黔軍大破之圍解追之敗歸三月蜀師復遵義奢乃歸巢蜀議三道出師黔方爲破安之舉子在館中乃擬黔督略陳其狀凸何奢敗奔水西就安奢安以勢廢遂合一窺遵義一窺永寧而黔事愈急

右臣觀西南數道黔倚於蜀蜀寇不殄則黔賊鴟張故議兵議餉不難於通貴陽之戍而難於出蘭州之師叛賊之誅蘭先於水蘭州朝破則水西夕降故議撫議征不急於搗邦彥之巢而急於懸奢寅之首思曰寅也謀略既定則滇

粵之師可以不出而八番之屏可以俱立矣臣旣在黔則
空言黔然其要害不在於黔猶之腓腫脈發於胃日砭其
股雖使血盡筋絕無已於躡臣今欲不言黔而黔患自息
恐當道者謂以全黔之患歸於楚蜀然以黔治黔則楚蜀
之患并於全黔全黔之患連於滇粵爲楚蜀者兩櫻其隄
患益無已臣試略言其狀臣觀奢寅狡獪踰於邦彥邦彥
動息皆倣奢寅自東疆有事謀及婦人諸酋驚然恣其雄
心以爲中國將士溺灰可化及至成都不下體解志衰思
藹賊壬戌圍成都已乃敗走東望關門遠氛未及慮黔楚之師一出遵
義迫其巢穴於是激發安賊躡於黔中而彼乘間得取遵

義以爲黔中騷動則滇粵生心遵義不歸則楚蜀勢絕故夫動滇粵之兵分楚蜀之力以觀鬪於水西營窟於故播此數者奢賊之所喜心而二酋之所併力也臣觀今日川南三路未有師期遵義雖復而兵力未重三十萬金賞募之資未可遽至而議者欲統大兵進問水西索邦彥於安氏臣恐奢寅未誅邦彥之首必不可得邦彥之首不可得而猥迫水西戰算不多撫路雙絕臣度其中有五患焉安氏擁衆號四十八萬實其能戰者亦六七萬人黔中額兵不上四萬荆棘瘡痍俱爲蟻螳雖復召募思石銅沅及諸種部不過四五萬人巡徼未餘角鬪不足一也卽發三十

萬金益募諸姓得十萬人頓於溪阻一年之食芻藁轉輸
費三百萬計日不繼瑕釁滋生二也又水西一面經狹節
短遵義空虛扼背無力萬人之隊繩行蟻列扼十數節勢
如羊矢穴中鬪鼠強弱未知而入室援戈主客已見三也
又方注力於安必漏網於蘭蜀師不下而楚黔獨搏芒部
或起則四方之力分於三區淑南行業作淑南諸大終不可制
四也淑南不靖則奢賊益張奢賊益張則邦彥之形愈固
社輝母子思曰奢社輝蘭賊也雖更數年猶以鼻息仰於邦彥內釁
不作外禦益堅五也臣觀二賊縱橫以來如一健卒飽氣
跳梁不出半日昏廢且臥奢寅之勢欲取成都而有所不

能邦彥之力欲取貴陽而有所不敢有所不能則其力絀有所不敢則其情見力絀者可以勢破情見者可以計取臣之愚識欲令貴陽之甲悉按不動露益泗城之師已召募者且集兩界以扼瓦砧普安之道思石銅沅之卒集平越者勿過水東敕諸將士有過陸廣趣利者鉢其左足當寧但責川南之師且暮畢會用二十萬金募卒三萬爲半歲之食劄於遵義臣但堅壁坐貴陽不出百日邦彥之首可掙而致也凡臣熟計楚蜀相通滇粵不動而黔中功成可指日數者大約有四曰不迫水西一也先撫洪邊二也大屯遵義二也蜀南之師并出一路四也水西之害則臣

固詳言之矣。洪邊之不可不撫者，不撫洪邊則宋氏勢絕。宋氏勢絕則水外諸酋相顧無自新之路。往者宋氏有阿買之亂，洪邊圍窮安疆。臣實主之，至煩督臣數四諭師，僅一解圍大掠而去。是安氏之無德於宋也。今安桀驁虐使

其衆我師既劔於鴨池，潰於陸廣。

思曰黔撫王三善追安酋至老鴉關三路進師。

使張孝出鴨池劉趨出陸廣乘勝入險我師以驕復敗。

無創於安而取償於宋，既殲

其首惡又窮其支黨。臣度宋氏進退兩窮，不能自拔。昔趙宋讎殺鬼章，卒使阿里骨與溫奚心合爲邊患。又奪橫山、訥斯囉之地，卒使西夏縱橫不復可制。今洪邊卽無鬼章，橫山之強然與安氏並職罪貫未盈而誅夷已極。水外水

東十數長官盼盼相望儻令軍士若得宋氏不復窮誅示
讎布恩解縱而去則安氏諸部內必攜心大則有相搆贖
罪之謀小亦有偵告聲息之用失此不圖則社輝母子必
以株及爲嫌威西諸酋無復倒戈之意故洪邊之空撫者
二也遵義之不可不屯者不屯遵義則播州故蹟復爲二
酋往者楊酋據有播州上制蘭中下通水外矯虔自命亦
三百年當二酋發犯難之始不取播州而先犯省會故其
後虛遠出必復當我師救蜀之初不出遵義而先下納谿
故其前實巢穴不動昔漢董憲方圍蘭陵蓋延救之光武
救延先往擣剡則蘭陵自解延以蘭陵方急先救蘭陵然

後攻剡遂使剡不可攻而蘭陵亦陷嚮當川南方煽蘭穴
久虛思石之師若得萬人北渡沙溪奢巢可覆即使奢巢
不覆而蘭水未通安氏之寇肩背方寒必不敢離水西虔
我城郭失此不圖遂使荼毒遍於川南折骸蔽於黔野補
牢求艾爲之非遲故遵義之宐屯者三也洪邊已撫遵義
已屯則水西之寇必不北援落溝南窺陸廣綦瀘長寧三
道之師可不悉發但以疑卒數千解其全力度一便道數
萬之衆鼓行而前臣度奢氏任戰之賊不過三萬分塞守
險已移其半卽結苾部九姓之助不過西斷長寧不得東
過納溪使其精銳居前則遺禽在後使其精銳在後則開

道易前臣度川南之師下於永寧遵義勁卒走二百里日
半可至首尾並擊則腰膂俱絕矣往昔征播之役水蘭未
叛諸將又挾平倭之威八路雲驅合衆二十二萬然而數
道競先肘足不及挫銳損鋒輒以萬計遠則韓李迷於居
延近則劉杜喪於開鐵皆以要害未得衆舉無力今使川
南獨擇一道聲大而實專彼散而我合將無顧待之疑卒
無抄截之患水西之援若出烏江則平越之屯可繼遵義
援多則水西必虛援少則水蘭易絕進有可乘之虛動有
易絕之道使安氏坐爲翳蟬奢酋退爲窮鼠不出旬日奢
巢已覆則安氏自縛矣故蜀南之師可出一道者四也凡

此三者其勢皆發於川南而其謀皆持於黔北川南勢重
利於力攻似難而實易黔北勢輕利於謀勝似易而實難
凡遇弱敵攻其難者則其易自破遇強敵剪其易者則其
難自解今奢酋雖橫而跳梁之餘昏頓已極安勢雖歛而
盤固已深苞孽難破誠使蘭州不破而先擣水西則由前
五患朝夕自見即使北擊蘭州南攻安氏楚蜀粵滇互分
其敵萬一邊費多方天下物力坐此盡矣臣觀自古羌戎
之叛前漢出師率二十餘萬一年用錢四十萬萬計當今
四百萬金一人之費歲二十金然卒不効後漢以來皇甫
規段熲之流出師不過萬餘所費用錢歲十八億當今百

八十萬金人費百金然卒使諸羌破滅動有誅降以十數
萬計固知兵精則賞多賞薄則兵脆今歲無十金之士而
動有百萬之役不復籌度要害而四面用師使其戰後不
可再戰撫後不可再撫情勢已窮敵常爲主我常爲客雖
發數百萬金屯二十萬衆不叢爲鬼蜮則散爲鳥獸頻年
問黔終無首尾如臣之說貴陽之師且按不動得三萬金
爲二萬人一歲之食楚蜀兩道出遵義淑南者或二三萬
或四五萬大約百萬爲十萬人數月之費臣計半年而奢
賊授首奢賊授首而邦彥之頸不斷於諸酋之刃必繫於
社輝之袴矣今夏入秋太白出高在於日南主兵者利又

方東疆稍靜左顧不驚舉天下之力扼一叛兒不患不殲使安氏勢窮求撫不得邦彥已獻威西已服然後加以恩信存其千年之祀徐理八番修戰禦之防崇禮樂之化舉桐梓綏懷數縣昇一重臣屯數萬之師以西抗烏蒙南衛安氏可保數十年反側坐靖也失今不圖臣恐異時邊疆有事力不四及敝屣一方棄之如遺貴竹昆明數千年文物之鄉將爲異域與安南同禍即使鐘鼓多靈鳴鴉改音以我委蛇承其強忍擴函蓋之恩包山澤之穢而一旦患生茫無足賴環迫城下則搶地而號圍抄掠途中則易子而當餉幸而賊避數舍則衆賀破竹之功饒入軍門則士

揚雨粟之烈是以偉績止於解圍奇謀極於轉餽如今日者亦異時之窮害後世之殊羞也臣不勝竭慮謹具略如左

乞言自序狀

曾祖諱宗德其先從蒲陽徙居銅海再世矣諸從兄弟皆繁富自豪公獨澹然緼袍不恥常謂諸昆曰吾遺安公子也先人貽汝以佚獨貽我以安吾安能與若輩爭裘馬之路乎常面折人之過人亦不憾稱之曰東門慙公云

曾祖母林氏敦樸不著

祖諱世懋自慙公沒家益貧又不治產僅餘百金一夜被

盜取去或請公究問公怡然曰吾命當貧卽操千金墜海中寧當問之水濱吾命不貧彼當自來卒食貧鬱鬱四十而沒子四先君其三子也

祖妣翁氏壽八十三攜四子哺血瘁羽者四十三年愁歎之聲不出於戶宗族私諡曰勤勤

父諱季字嘉卿以字行家旣貧從外祖受學研精于性理書與朱子綱目善擘窠大書世宗初年倭寇沸亂伯父早卒仲父又遠出季父尚穉在襁中父年方十八當事勒軍衛治兵編戶三丁取一卽良家子無免者父當行抱祖母悲哀動左右乃免以大戶督造戰艦從族人造艦猝值卒

叛公與俱公拔劍斫兩卒跳身去事稍平部帥苦無功微
聞公事夜半從公謀壽以百金公笑曰丈夫不斬樓蘭郅
支乃欲以殺兩叛奴自賣也不顧而去帥固從之謀公笑
曰兩級前擲在于壞舟之下卿自取之以是得黃季布之
譽歸頗喜任俠時訓練族人以田疇逢萌自命神宗初年
天下昇平乃焚所爲鈐韜書抑事儒生鄉里及族人有爭
競十數年不解者公出一言剖之立已卽不已郡縣檄下
終得公言乃平公雖近俠獨不喜人陸博見樗蒲者必碎
其局鄉里兒恒遠避公周爲兒時常閱曹子建詩手自甲
乙公見之叱曰子建輕薄出語蹶張奈何效之比稍稍爲

詩公益不喜一日周出公盡焚架上所部書陳諸性理書
與朱子綱目周歸見怒然感泣也家久貧篋中書漶漫不
可讀公自入郡買性理書與朱子綱目裝畢使兩人舁籃
輦上行公執蓋隨其後安頓道旁必端整侍立或怪問之
公曰此聖賢精神天下性命所繫比歸乃擇日爲周開讀
周今碌碌已六十年距公沒時已三十六載卒不能得其
一言一字之用遺負弘多豈不悲哉熹宗壬戌散館贈文

林郎翰林院編修

母陳氏外祖後山陳公五世爲諸生雖貧不徙業母通四
書及諸小部史顧不喜爲庸兒誦說惟教諸鄰舍女子紉

績母行常十數女子從之偁壺師每見兒曹嬾不讀書輒
廢食歎曰生旣不作聖賢已是恨事何況廢學時聞議廢
聖像母爲哀慟縞素三日諸舅以爲異母云吾累世喫夫
子飯不覺情痛非爲異也晚年家益貧謀入山就伯兄躬
耕諸鄰女老嫗孀婦子攀號者累日或送至數十里乃反
甲子從周往京師旣膺封羸數金欲爲外祖祠母堅却之
曰內氏未立廟豈得遽問外家平生未常受人一錢先
君青原公常爲人解紛歲暮矣饋羊一牽母遣人還之夜
繫其門而去常云女子不紡績男子不讀書坐得一錢錢
非者便是辱人賤行沒年七十九鄉里私旌之曰黃氏文

母子二周其次子也熹宗壬戌散館封太孺人

妻先娶林氏未有所出生一女先太孺人卒亦敦樸不著

初贈孺人

妻繼娶蔡氏蔡司

農之姪女

嫺女紅能誦五經皆略上口事太

孺人甚孝丁女母憂水漿不入口者七日周既貧不事生

產賴蔡拮据以有朝夕內外親屬咸云蔡于文母嗣徽云

周觀古今英俊出而匡時負海內之望者多起于閭閻累

世襲林故其名實易副事功速就非有憑藉而然亦其世

澤茂焉若徐癩黃憲之倫起于單門雖行成圭璋言方椒

桂不得側鐘鼎之際十恒八九至如鄭樸嚴遵臺佟矯慎

輩入山採藥，藁門啜菽，饑不可食，寒不可衣。其後嗣亦無甚表著者。豈清湍之乏巨鱗，峭崖之無隆阜，其理勢然與先高祖遺安公每誦龐德公之言，不以官祿遺其子孫。自曾祖顛公守之不變，逮于道周趨操，每下趨然獨免。旣無申屠之高，敦遺趨朝，又乏世英之雅，不夷不惠，遠謝前人。殊乖夙業，乃以殊恩大慶，獲賁丘園數世。明揚頓承，龍藻雖欲跡松子于瀛嶠，辭越人之爰冕，安可得乎所幸好我者，憐其寒枯也。